

# 孙思邈灸疗学术通考与成就探微

刘立安<sup>1</sup>, 孟月<sup>2</sup>, 陈泽霖<sup>1</sup>, 孙永章<sup>3</sup>, 王育林<sup>1</sup>

(<sup>1</sup>北京中医药大学, 北京 100029; <sup>2</sup>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 北京 100700;

<sup>3</sup>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扶阳专委会, 北京 100101)

**摘要:** 文章基于文献学、历史学、考据学、中医针灸学等多学科方法, 对处于中医史第二次总结期的唐代孙思邈之灸疗学术进行了系统考证, 探析了相应成就。考察了孙思邈对唐以前医家灸疗经验的集录与保存, 及其对灸疗在中医药体系中地位的刍议。梳理、重构、呈现了孙思邈首次系统论述的灸疗范式, 具体涵盖灸疗部位、灸疗体位、用炷大小、施灸量多少、灸治顺序等方面。后从承继与嬗变两方面着眼, 全面剖析了孙思邈在灸理、灸法、灸禁等方面对前人的继承与发挥, 展现了其在灸疗预防思想、灸疗急救、灸脉对应等方面的思考。总结而言, 孙思邈的灸疗学术思想较全面地继承了唐前诸家, 其所论述的系统性范式一直沿用至今, 其小炷施灸、灸疗时空禁忌等创新实践及论述对后世针灸学多有启发; 以孙思邈的灸疗学术可以管窥唐代包容的医学乃至社会学术气象, 助力“以史为鉴, 面向未来”。

**关键词:** 孙思邈; 学术思想; 灸疗学术史; 历史成就; 医史文献考证

## Systematic research and exploration of SUN Simiao's moxibustion academic achievements

LIU Li'an<sup>1</sup>, MENG Yue<sup>2</sup>, CHEN Zelin<sup>1</sup>, SUN Yongzhang<sup>3</sup>, WANG Yulin<sup>1</sup>

(<sup>1</sup>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0029, China; <sup>2</sup>Dongzhimen Hospital,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0700, China; <sup>3</sup>Fuyang Special Committee of the World Federation of

Chinese Medicine Societies, Beijing 100101,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multi-disciplinary methods of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philology, history, and textual research,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researched the moxibustion academic of SUN Simiao in the Tang dynasty, which was in the second summary period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 and analyzed the corresponding achievements. Examined SUN Simiao's collection and preservation of the medical experience of moxibustion therapy before the Tang dynasty, as well as his humble opinion on the position of moxibustion therapy in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ystem. The system reorganizes, reconstructs, and presents the moxibustion paradigm that first systematically proposed by SUN Simiao, covering specific aspects such as the moxibustion site, the moxibustion position, the size of the moxibustion stick, the amount of moxibustion applied, and the order of moxibustion treat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inheritance and evolution, this article comprehensively analyzes SUN Simiao's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moxibustion theory, moxibustion methods, moxibustion prohibition, and other aspects from his predecessors, demonstrating his thoughts on moxibustion prevention, moxibustion emergency treatment, and moxibustion pulse correspondence. To sum up, SUN Simiao's academic thought of moxibustion therapy has more comprehensively inherited various schools of thought before the Tang dynasty, and the systematic paradigm he discussed has been used up to now. His innovative practices and discussions on moxibustion with small sticks and the space-time taboos of moxibustion therapy have much inspiration for the study of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in later generations; SUN Simiao's moxibustion therapy can provide insight into the inclusive medical and even social academic atmosphere of the Tang dynasty, helping to 'learn from history and face the future'.

基金资助: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 (No.2024-JYB-JBZD-073), 北京中医药大学教育科学研究课题 (No.XJY24045), 北京中医药大学“岐黄英才·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培养计划” (No.K2023D01), 中华中医药学会青年人才托举工程项目 (No.2021-QNRC2-B09),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No.18BZS174)

通信作者: 王育林, 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11号北京中医药大学, 邮编: 100029, 电话: 010-53912391, E-mail: lionw@vip.sina.com

孙永章, 北京市朝阳区小营路19号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扶阳专委会, 邮编: 100101, 电话: 010-84257895

E-mail: 657206355@qq.com

**Keywords:** SUN Simiao; Academic ideas; Academic history of moxibustion therapy; Historical achievements; Research on medical history literature

中医大健康战略不仅要瞄准对医疗资源的扩展和提效有所贡献,也要同步关注“治未病”式的“预防为主,倡导健康生活方式”<sup>[1]</sup>。“保命之法,灼艾第一”是中医经典之表述,灸疗从中医临床治疗拓展至养生“治未病”,兼具重要地位。中医灸疗发端于先秦,至于《黄帝内经》成书,可以初步凝练出其理论体系雏形,而后张仲景、皇甫谧、葛洪等多有继承发展,至唐初,灸疗理论及实践范式臻于成熟,沿用至今。灸疗范式初步成熟的标志即是继《黄帝内经》之后,孙思邈撰著《千金要方》《千金翼方》二书对灸疗乃至整个中医体系的再次总结。孙思邈是历史上少见的在当世即受到统治阶层与民众阶层共同推崇的医家,其于医德、医理、医术均有建树,且其保身长寿可为养生之典范;其自幼即志于学,博通百家之言,兼好研释典籍,又通阴阳之理,推及医药之学<sup>[2-4]</sup>。孙思邈其长寿具备养生典范性、学术具备总结创新性、思想具备百家汇通性,其灸疗学术思想也是可兼顾医养、助力中医大健康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宝贵财富。

### 在集录唐前医家灸疗经验基础上刍议灸疗之地位

孙思邈之灸疗学术思想主要集中在其所撰著的《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合称《千金方》)二书的针灸卷中。《千金方》中贯穿着重视传承的编纂理念,这从《千金要方》及《千金翼方》序言中即见端倪。《千金要方·序》曰:“痛夭枉之幽厄,惜堕学之昏愚。乃博采群经……以为《备急千金要方》一部,凡三十卷”。《千金翼方·序》曰:“犹恐岱山临目,必昧秋毫之端;雷霆在耳,或遗玉石之响。所以更撰《方翼》三十卷,共成一家之学”。由此可见,在中国古代社会继秦汉一统的隋唐第二次统一大背景下,孙思邈在编撰《千金方》时对唐以前之医药文献进行了较全面的汇总与整理,其内容既汇总传承前人的医学成就,又结合自身行医经验有所创新。孙思邈的整理总结使得大量唐以前诸多医家之灸疗理念与经验得以保存及流传,《千金方》广泛载录扁鹊、郭玉、张文仲、范汪、秦承祖等各家之说,结合其后不远的唐代王焘之《外台秘要》间接引文之分析,《千金方》还收录了姚僧垣《集验方》、甄权《古今录验》、崔知悌《崔氏纂要方》、王方庆《随身左右百发中备

急方》、孟诜《必效》等医书中的灸疗内容,仅《千金要方》就辑录前人针灸相关处方400余条。其中代表性者如:扁鹊治卒中恶风灸法、华佗疗伤寒之针灸法、徐嗣伯灸治风眩之法、支法存灸脚气法乃至陈延之《小品方》的灸方等。

在学习继承、整理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孙思邈结合自己的认识从宏观上初步讨论了灸疗在中医药体系中的地位。孙思邈主张在临床上灸疗、针刺、汤药三者并重,必要时可以配合而用之。首先提出要善用灸疗,一些不宜针刺的病证,可施灸。《千金要方》载:“其有须针者,即针刺以补泻之,不宜针者,直尔灸之”“凡中风,服药益剧者,但是风穴,悉皆灸之三壮,无不愈也,神良”。再者,又提出对于针灸疗法需要重视,与汤药相比,《千金要方》言:“汤药攻其内,针灸攻其外,则病无所逃矣,方知针灸之功,过半于汤药矣”。进一步认为针、艾、汤需结合使用,《千金要方》曰:“良医之道,必先诊脉处方,次即针灸,内外相扶,病必当愈”“若针而不灸,灸而不针,非良医也,针灸不药,药不针灸,尤非良医也”。孙思邈认为有些病以针为佳,有些病以灸为良,有些病宜用药治,有些病则针灸药同时施用,需据各种疗法之长,按病情之需,取舍应用之,综合发挥其各疗法之优势,提高临床疗效。

### 首次明确灸疗范式

在《千金要方》第二十九卷中孙思邈专篇论述了“灸例”。《康熙字典》曰:“例,比也,类也……又凡例。发凡以言例”<sup>[5]</sup>,即从一般的事情之中抽取规律,以定之,也就是表达了一种规定和范式,比如相类的词有体例、条例、范例、发凡起例等。结合例之本义,可知孙思邈之灸例专篇、专论是在为灸疗立下规矩和定式。从现存的中医灸疗文献看,孙思邈设专篇定灸例为灸疗学术史之首见。综观孙思邈灸例之论,发凡者6条,并见灸之生熟法1条,兹拆解、重构及阐述为6个方面。

1. 保证灸疗部位准确——定穴及揣穴 孙思邈认为人之形体高矮、胖瘦、长短,各不相同,故在实施灸疗前的取穴环节上,即需要以通身寸量之,以保证灸疗部位的精准。《千金要方·卷二十九针灸上·灸例第六》(下文简称《灸例第六》)记载:“凡孔穴在身……临时救难,必在审详。人有老少,身有

长短,肤有肥瘦,皆须精思商量,准而折之,无得一概,致有差失”。其量取方法依照古制,定八寸为一尺,规定患者右手中指上第一节为一寸,手拇指外的四指宽为一夫,一夫为三寸。在量取的同时,注意参照人体“肌肉纹理节缝”等体表标志其尺寸之法。

《灸例第六》记载:“依古者八寸为尺,仍取病者男左女右手中指上第一节为一寸。亦有长短不定者,即取手大拇指第一节横度为一寸,以意消息,巧拙在人。其言一夫者,以四指为一夫,又以肌肉纹理节解缝会宛陷之中,及以手按之,病者快然、如此仔细安详用心者,乃能得之耳”。也论及了量取之后注意进一步揣穴,即所言“以手按之,病者快然”,使穴位取定更加精准。

此外,对于辅助精准取穴,《千金要方》中尚载有仰人、背人、侧人三幅彩色明堂图,这是见于记载的最早的腧穴彩色图谱。孙思邈有感于“旧明堂图年代久远,传写错误,不足指南”,故选取甄权等新绘图为蓝本,并结合自己的针灸实践,绘制出3幅彩色的《明堂经图》。孙思邈绘此图,目的在于可“依图知穴,按经识分”。此图惜已经散佚。

2. 定艾炷大小测量之法 孙思邈宗《黄帝内经》“灸不三分,是谓徒症”之说,近承南北朝陈延之《小品方》。《灸例第六》曰:“黄帝曰:灸不三分,是谓徒冤,炷务大也”。且此处的“灸三分”并非指施灸量,而是指艾炷的大小。认为艾炷之大小以三分为宜,虽也有需“以意商量”的例外,然一般不小于三分。对于唐前文献中未见的艾炷之测量法,孙思邈给出了具体论述。其测量法则用腧穴取穴法之同身寸,具体测量时,以一寸之内恰好可放下3个艾炷为准。如《灸例第六》曰:“凡《经》云:横三间寸者,则是三灸两间。一寸有三灸,灸有三分,三壮之处即为一寸……小弱炷乃小作之,以意商量”。

孙思邈所论“三分”形制之外的小炷特例,也对今天深有启发。《千金方》中记载了一些微小艾炷的使用“场景”,如治疗疟疾时,可见孙思邈选用黍米大之艾炷,《千金要方·卷二十六》曰:“疟,灸上星及大椎,至发时令满百壮,艾柱如黍米粒”。灸治哮喘则选用如小麦大的艾炷,《千金要方·卷十六》曰:“哮,灸承浆七壮,柱如麦大”。这类小炷施灸之法,已为现代针灸临床所吸收,形成了特色性的“麦粒灸”法。

3. 注意灸疗体位的提前选择 孙思邈强调在体位正确的前提下取穴才准确,取穴准确才能保证施

灸疗效。其认为体位应以平直、端正为原则,且灸疗临证之时,宜根据不同的病情和穴位提前摆好体位,施灸过程中不再变动,可选用坐位、卧位或站立位。

《灸例第六》曰:“凡点灸法,皆须平直,四体无使倾侧。灸时孔穴不正,无益于事,徒破好肉耳。若坐点则坐灸之,卧点则卧灸之,立点则立灸之,反此亦不得其穴矣”。

4. 施灸量原则上需灵活不拘 孙思邈认为施灸量要根据患者之体质、病情灵活调整,例如体质壮实的可多灸,体质羸弱者可减量,病情深重可多灸,病情轻浅可减量,《灸例第六》曰:“凡言壮数者,若丁壮遇病。病根深笃者,可倍于方数。其人老小羸弱者,可复减半”。同时注意灵活参考扁鹊、曹翕等前人经验,据临证具体情况借鉴之,强调不可拘泥,一概而论。《灸例第六》曰:“依扁鹊灸法,有至五百壮、千壮,皆临时消息之。《明堂本经》云:针入六分灸三壮,更无余论。曹氏灸法,有百壮者,有五十壮者,《短剧》诸方亦皆有此。仍须准病轻重以行之,不可胶柱守株”。

孙思邈还专门论定一岁内之小儿施灸之量,其认为小儿出生7日以上方可以施灸,在1周岁以内者,则于施灸时,艾炷宜如雀屎大,一般壮数不超过7壮。《灸例第六》曰:“凡初生小儿七日以上,周年以还不过七壮,炷如雀屎大”。据现实情况推敲,对于1岁内的婴儿来说,雀屎大的艾炷,合3壮,约为其同身寸之一寸,也合“灸三分”之大略。

5. 详论灸疗生熟之法——施灸量多少的具化与细化 孙思邈在《灸例第六》一篇之中详细论述了灸疗生熟之法。因孙思邈论述灸疗之生熟时,与灸疗壮数之多少杂合而论,二者未见明显之区分,故一般认为“灸之生熟法”中,“生”即少灸,“熟”即多灸。

灸疗之生熟当审患者之体质、施灸之部位、病情之深浅、病性之寒热等综合因素以定之,又关乎施灸量灵活原则之落实,孙思邈所谓“皆须以意商量,临时迁改,应机千变万化,难以一准耳”。

综上所述,孙思邈之用灸,单就生熟来说,补则灸多,泻则灸少。头面、咽喉、脊背、四肢一般而言宜灸少,胸腹以及四肢部位三里、太溪等宜补的穴位用灸宜多。病位深、病性寒者宜多,病位浅、病性热者宜少。当然也有特殊情况,如精神类疾病施灸,则反以头面灸多,腹背灸少。对于急性病症,则需急灸,不可拘泥。具体见表1。

表1 以因素分类为先导的孙思邈《千金方》论施灸生熟

相关因素	生	熟
补泻	泻: 外气务生	补: 内气务熟
部位	头者, 诸阳之会也。故头病必宜审之, 灸其穴不得乱, 灸过多伤神……是以灸头正得满百脊背者, 是体之横梁, 五脏之所系着……灸太过熟大害人也臂脚手足者, 人之枝干, 其神系于五脏六腑……故灸宜少, 灸过多即内神不得入……故四肢之灸, 不宜太熟也头、面、目、咽, 灸之最欲生少。手臂四肢, 灸之欲须小熟, 亦不宜多……其腰、脊欲须少生	脏腑之内为性, 贪于五味无厌成疾, 风寒结痼, 水谷不消, 宜当熟之大杼、脊中、肾俞、膀胱八髎, 可至二百壮。心主手足太阴, 可至六七十壮, 三里、太溪、太冲、阴阳二陵泉、上下二廉, 可至百壮。腹上下腕、中腕、太仓、关元, 可至百壮。若病重者, 皆当三报之, 乃愈病耳胸、背、腹, 灸之尤宜大熟
病情	若治诸阴阳风者, 身热脉大者, 以锋针刺之, 间日一报之	治诸沉结寒冷病, 莫若灸之宜熟
性别	性别之随意消息: 其温(脉)病随所著而灸之, 可百壮余, 少至九十壮。大杼、胃腕可五十壮。手心主、手足太阳可五十壮。三里、曲池、太冲可百壮, 皆三报之, 乃可愈耳。风劳沉重, 九部尽病, 及毒瓦斯为病者, 不过五十壮, 亦宜三报之。若攻脏腑成心腹痛者, 亦宜百壮。若卒暴病鬼魅所著者, 灸头面、四肢、宜多, 腹、背宜少。其多不过五十, 其少不减三、五、七、九壮	病情之随意消息: 若治诸邪风鬼疰, 痛处少气, 以毫针去之, 随病轻重用之, 表针内药, 随时用之, 消息将之。阴阳濡风口僻者, 不过三十壮, 三日一报, 报如前。微者三报, 重者九报, 此风气濡微细入, 故宜缓火温气, 推排渐抽以除耳。若卒暴催迫, 则流行细入成痼疾, 不可愈也, 故宜缓火。凡诸虚疾, 水谷沉结流离者、当灸腹、背, 宜多, 不可过百壮。大凡人有卒暴得风, 或中时气, 凡百所苦, 皆须急灸, 慎勿忍之停滞也
	性别之随意消息: 丈夫四十以上, 气在腰, 老姬四十以上, 气在乳, 是以丈夫先衰于下, 妇人先衰于上。灸之生熟, 亦宜搏而节之, 法当随病迁变	

6. 明施灸之顺序 孙思邈在施灸顺序上提出了“先阳后阴”“先上后下”“先左后右”等原则。《灸例第六》曰:“凡灸先阳后阴, 言: 从头向左而渐下, 次后从头向右而渐下, 先上后下”。如《千金翼方·卷十七》中孙思邈论述灸治中风一病, 即“先灸百会, 次灸大椎, 次灸曲池, 次灸间使三壮, 次灸三里五壮”。这些原则在邱茂良、程莘农等现代针灸名家编写的针灸学科教材中一直沿用、遵循<sup>6-71</sup>。同时孙思邈认为实施灸疗的时间应该选在正午以后为宜。对于急症者则不可拘泥, 要及时随症施灸。《灸例第六》曰:“皆以日正午以后, 乃可下火灸之。时谓阴气未至, 灸无不着。午前平坦谷气虚, 令人癫眩, 不可针灸也, 慎之。其大法如此, 卒急者不可用此例”。

#### 灸理、灸法、灸禁等对前人的继承与发挥

1. 对灸疗预防思想的发挥 孙思邈《千金要方》全名题为《备急千金要方》, 其中所论“备急”相关之思想乃至灸法, 对葛洪之《肘后备急方》多有继承与发挥。这可能与孙思邈及葛洪同属于道家思想之追随和践行者有关。晋代葛洪《肘后备急方》载:“断瘟病令不相染, 密以艾灸病人床四角, 各一壮, 佳也”, 此条蕴含治疫病切断传播途径的预防思想。孙思邈《千金要方·卷二十九》曰:“凡入吴蜀地游宦, 体上常须三两处灸之, 勿令疮暂差, 则瘴病温症毒气不能著人也”, 也言入蜀地之前可行化脓灸三两处, 以提高人体抵抗力, 达到预防瘴病温症之目的。二人均继承《黄帝内经》“圣人不治已病, 治未病”的

防病思想, 重视疾病的之预防和早期干预, 且提倡用艾灸预防传染性疾病。

2. 丰富隔物灸与扩展灸疗选材范围 葛洪《肘后备急方》是唐以前论述隔物灸的集大成者, 记载了隔蒜、隔盐、隔椒与面饼等隔物灸法, 孙思邈则在其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如治发背可见隔淡豆豉灸, 《千金方·卷二十二》治背发、痈肿、已溃未溃方:“香豉三升, 少与水相和, 熟捣成泥, 可肿处作饼子, 厚三分以上, 有孔勿覆, 孔上布豉饼, 以艾烈其上”。治恶露疮则见隔薤叶灸, 《千金要方·卷二十二》治恶露疮:“捣薤叶敷疮口, 以大艾炷灸药上, 令入内即差”。其他尚见治疗耳病则隔泥饼灸; 治颈漏则隔覃劳子灸、隔商陆灸; 治痈肿则隔附片灸等。

孙思邈对灸具也有发展, 在延继葛洪《肘后备急方》记载的隔椒与面饼灸(以面饼围肚脐, 类一种灸疗辅助工具)、直接借助工具的隔瓦甑灸基础上, 在灸疗临证中善于运用各种辅助性灸器。如用竹筒作灸器治耳聋, 《千金要方·卷六》载:“截竹杆二寸内耳中, 以面袜四畔, 勿令泄气, 灸筒上七壮”; 再如以苇管作灸器治卒中风口喎, 《千金要方·卷八》载:“以苇筒长五寸, 以一头刺耳孔中, 四面以面密塞, 勿令泄气, 一头内大豆一颗, 并等烧之令热, 灸七壮即差, 患右灸左, 患左灸右”。

孙思邈主张灸疗临床可以根据病情灵活选取施灸材料, 灵活选取多种药物单用, 或与艾草合用, 以作为灸材。这或对后世雷火针、太乙针等药条灸出现

起到一定的启发。具体有以下几种:《千金翼方》记载治颈漏,将火麻花与艾叶“等分合作住,灸漏上百壮”。《千金翼方》治疗瘰疬一病,用艾叶、雄黄、干漆三味研末,并作炷灸之。《千金翼方·卷二十四》还记载了竹茹灸,具体即“刮竹箭上取茹作炷,灸之三七壮”,用于治疗疔疮。对于毒蛇咬伤等急迫之症,如没有艾草等灸材,可以不拘泥于施灸材料,先以“火头”代之即可。《千金要方·卷二十五》载:“众蛇蛰,灸上三七壮。无艾,以火头称疮孔大小热之”。

3. 继承“急症用灸”与明确“热证施灸” 孙思邈在继承葛洪《肘后备急方》基础上重视急症用灸,其认为“大凡卒暴得风,或中时气,凡百所苦,皆须急灸之,慎勿忍之停滞也”。在《千金要方·卷二十五》中专设《备急》一篇,其中记载有治卒死灸方10首,治蛇毒灸方2首。其灸卒死、蛇毒、狂犬咬伤之法整体思想承葛洪。例如,灸卒死时多选用人中、大趾丛毛、脐上、脐下、脐中等部位,与《肘后备急方》出于一辙;灸蛇毒及犬咬伤,直接于创面施灸,也是如此。然其在葛洪基础上又有所丰富,如中恶灸胃管、卒忤死灸十指爪下(十宣)、自缢死灸地神(四肢大节陷大指本纹)。《千金要方·卷二十五·备急·卒死第一》:“中恶,灸胃管五十壮”“卒忤死,灸手十指爪下各三壮”“自缢死,灸四肢大节陷大指本纹,名曰地神,各七壮”。孙思邈对妇科急症也采用灸法。《千金要方·卷四》:“妇人胞漏下血不可禁止,灸关元两傍相去三寸”。艾灸壮数则参照灸例,具体而言:“若卒暴百病……灸头面四肢宜多灸,腹背宜少,其多不过五十,其少不减三、五、七、九”。

在孙思邈之前,巢元方之《诸病源候论》提出了温热病可施灸,但叙述未详。孙思邈则明确了热证用灸,且在临证之中将灸疗用于多种类型的热病,认为对于实热、虚热、外科热毒、湿热类疾病均可以施灸。具体有:①实热类病证:用于治疗脏腑实热,

如《千金要方·卷十三》记载可治心实热:“不能食、胸中满隔上逆气闷热,灸心输二七壮,小儿减之”。

②虚热类病证:孙思邈认为临床合理使用灸法,可收获阳中生阴之效。如《千金要方·卷十》记载:“虚热闭塞,灸二十一椎,两边相去各一寸五分”。③外科热毒类病证:他认为应用灸疗可以使外科热毒证“火气流行”,达到痈肿结热宣散之功。《千金翼方·卷二十八》记载:“凡卒患痈肿、附骨肿、痛疽节肿、风游毒热肿,此等诸疾,但初觉有异,即急灸之立愈”。④湿热类病证:认为灸疗用之得当,具有宣通三焦气机功效,从而能泄热化湿。《千金要方·卷十》记载治疗黄疸:“巨阙穴在心下一寸,灸七壮,治马黄、黄疸、急疫等病”。⑤其他热证:结合《黄帝内经》记载的“诸燥狂越,皆属于火”,其将灸疗用于阳气偏盛、阴阳逆乱所导致的精神类疾病。如《备急千金要方·卷十四》载:“狂风骂詈挝研人,名为热风,灸口两吻边燕口处赤白肉际各一壮”。

4. 灸脉对应与综合治疗 灸疗与诊脉结合由来以久,可追溯至马王堆帛书与《灵枢·九针十二原》<sup>[7-9]</sup>,也直接反映了诊法与疗法的相应、相合。《黄帝内经》之“察色按脉”当属诊断范畴,而灸疗作为治法范畴,二者从诊治角度自然是可以相应。但是孙思邈在继承王叔和《脉经》基础上,将灸疗与服药、针刺直接结合,论述了六类脉象之灸刺与用药综合疗法。

表2中仅是孙思邈所记载明确使用灸疗的六类脉象,其对于平脉论治,也勾勒甚细,与针刺有关者也不少,兹举两例:如《千金要方》:“关上脉微,胃中冷,心下拘急,宜服附子汤、生姜汤、附子丸,针巨阙补之”“尺脉沉、腰背痛,宜服肾气丸,针京门补之”。

5. 灸疗禁忌之时空综合 孙思邈《千金方》所录之灸禁在综合前人基础上全面涵盖空间与时间两个维度,灸疗的空间禁忌在于禁灸穴位,主要承袭自

表2 六类脉象之灸、药、症对应表

脉象	症状	用药	灸疗(兼针刺)
寸	缓	防风汤	灸诸风穴
	芤	竹皮汤、黄土汤	灸膻中
	细	黄芪龙胆汤、橘皮桔梗汤	灸中府
	浮	桂枝汤	针风池、风府,向火灸身
关上	细	生姜汤、茱萸蜀椒汤、白薇丸	针灸三腕(上腕、中腕、下腕)
	牢	紫菀丸、泻脾丸	针灸胃管,泻法

晋代皇甫谧的《针灸甲乙经》，有关穴位名称、数量及灸后对人体之害的论述较《针灸甲乙经》基本无大的变化。灸禁之中还辑录了张仲景《伤寒论》所言“微数之脉，慎不可灸”和“脉浮热甚而反灸之”两条灸禁，只是语言略有变化。《千金要方·卷二十九》曰：“凡微数之脉，慎勿可灸，伤血脉焦筋骨。凡汗以后，勿灸，此为大逆，脉浮热甚，勿灸”。

有关针灸的时间禁忌，所见较早者是《素问·八正神明论》，其载：“月生无泻，月满无补，月郭空无治，是谓得时而调之”。而后更为系统的论述则见于《黄帝虾蟆经》，该书不著撰人，宋代《太平御览》及现代学界多有考证，认为此书汉晋时已行于世<sup>[10-13]</sup>。《黄帝虾蟆经》图文并茂从年岁、四时、月相、时辰等时间维度全面记述了灸疗之禁忌，涉及月生毁、日月蚀、年神舍九部、择五神所舍时、五藏出属气主王日、择四时禁处绝离日、六甲旬中、推天医天德、生气死气日淫、灸火木治病时向背等诸多因素。孙思邈《千金要方》在继承基础上兼有发挥，在《太医针灸宜忌篇中》论述了灸禁的天医血忌、年神、十二部人神、干支日时禁忌等因素。这可以说是古人顺应天时思想之一贯与传承，此后宋代如《黄帝明堂灸经》《医心方》等所沿录灸疗时间禁忌也不出《千金要方》《黄帝虾蟆经》之论，这或为子午流注等择时针灸方法体系的构建提供了启示。

### 小结

综上，中医经典与名家思想是常研常新的，结合临床实践的“读经典”与医家学术研究是无止境的，古今皆同。孙思邈在其《千金方》中对于唐以前的灸方进行了收集与总结，所收灸方全面涵盖了临床各科，前人之很多灸方也借其书得以保存。其首次全面论述了灸疗之范式，灸禁、备急灸疗等思想全面地、综合地继承了其前的医家，灸例中如艾炷大小、因

病施灸、因人施灸等论也对于前世医家多有所承。当然其结合自身医疗实践经验及相关民间经验，细化及丰富了脉与灸疗之对应、热病施灸及灸疗选材等方面，使得灸疗理论和技术较此前更加系统化，也更加细致而具体。对于孙思邈灸疗学术思想的系统考掘与研究，不仅是“传承精华”的重要工作，也使我们对唐代的包容的医学乃至社会学术气象有所管窥。从而启示我们顺应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在承继与嬗变并举中展望与探索对古代先贤学术的创新性转化与应用。

### 参 考 文 献

-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健康中国”.健康中国观察,2022(3):2
- [2] 王代·刘昉.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56:1346
- [3] 干祖望.孙思邈生年考.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1):20-21
- [4] 杨丹红,朱君华.试论《千金方》对灸疗学的贡献.浙江中医学院学报,1996(5):49-50
- [5] 张玉书,陈廷敬,凌绍雯,等.康熙字典.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2:224
- [6] 邱茂良.针灸学.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166
- [7] 程莘农.中国针灸学.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5:427
- [8] 黄龙祥.经络循行线是如何确定的.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01(9):1-3
- [9] 刘立安,孟月,王育林,等.基于天人阴阳应象的标本根结体系理论考证.中华中医药杂志,2022,37(10):5695-5698
- [10] 李昉,李穆,徐铉,等.太平御览.北京:中华书局,1960:4211
- [11] 薛清录,编.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目录.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1985:50
- [12] 宋神秘,严世芸,陈丽云.《黄帝虾蟆经》及针灸选择术研究.中医文献杂志,2017,35(4):12-14
- [13] 朱现民.关于针灸古籍《黄帝虾蟆经》的探考.辽宁中医杂志,2011,38(1):68-70

(收稿日期:2024年6月1日)